

# 革命烈士诗

萧 三 主 编



# 革命烈士詩抄

(增訂本)

蕭三主編

---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2年·北京

## 出版者的話

这本《革命烈士詩抄》，曾在1959年4月編印初版。書出以后，我們从各方面又收集到了一些烈士的遺詩，許多革命前輩、烈士亲友以及广大讀者又提供給我們一些珍貴材料，并提出不少宝贵意見。現在特將这本书重編增訂出版。增訂本共收入八十九位革命烈士（絕大部分是共产党員）的一百九十四首詩詞，包括全国各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志士充滿革命英雄气概的遺詩、絕筆。其中有著名的革命先烈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彭湃、鄒代英、何叔衡、方志敏、王若飞、叶挺、关向应、楊靖宇、李兆麟等同志在英勇的革命斗争中所写的不朽詩篇。

凡是已有或将有詩文集单独出版的烈士，这本詩抄只选輯了他們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一部分遺作。目次的排列，是以烈士死难的时间先后为序。

这次增訂本所收集到的材料还是不够完备，希望广大讀者大力协助我們，以便繼續編印出版。

## 革命烈士詩抄

(增訂本)

蕭三主編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13印張 26插頁 240,000字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62年6月北京第2版 1962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420,001—455,000 定价(4)1.15元

共產主義是不可抗禦的！  
聖火可以燎原！  
死難烈士萬歲！

毛澤東

談革命烈士詩鈔

我友音容永世違，  
門生業績有光輝。  
如聞聲歎精神振，  
展誦遺篇識所歸。

一九五九年三月

董必武敬題

門生一詞見後漢書卷八十七劉陶傳

革命烈士詩抄

誰能動手換人間  
非佛非仙非聖賢  
五四以來新歷史  
光芒万丈此詩篇

林白渠 一九五九年  
四月十八日

# 革命烈士诗抄

郭沫若

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了革命烈士四十多位<sup>的</sup>遗诗，编成《革命烈士诗抄》，并详加注释。血染铁韵，笔代楷模。读来涌拜后题诗。

血性文章血写成，  
党人风格万年贞。  
丹心粉碎丹仍在，  
铁链晒成铁愈铮。  
龙战云黄高向赤，  
鸡鸣风雨舜天晴。  
头颅换得五星五，  
满地红旗六手擎。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

革命烈士诗抄

言炳丹青  
德配天地  
功昭日月  
行作楷模

吴玉章

一九六一年  
六月十一日



# 題革命烈士詩鈔

白文是詩，

字口是血。

如游龍般天矯

如震雷般響激。

一歌兮水倒流，

再歌兮山斷裂。

三歌四歌兮

紅日東昇

妖風消滅。

烈士的歌聲長存。

人民的心頭永熱。

謝覺哉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 致 讀 者 (代序)

萧 三

这本《革命烈士詩抄》，不是普通的“詩抄”或“詩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般的詩文集。

它的作者很少是被称为詩人的。但是每一个作者——每一个革命烈士本身就是一篇无比壮丽、无比伟大的詩章。他們的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工作，他們的崇高的人格、坚貞的操守，他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誠的赤心，都是可歌可泣、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的最伟大的詩篇。正象一位殉难烈士所写的，他們“每一个人，每一段事迹，都如神話里的一般美丽，都是大时代乐章中的一个音节……”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我們伟大領袖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墓所写的題詞。可以說，这两句話，也是对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崇高贊誉。

殷夫烈士写过一首詩——《血字》，前三节的开头一句

都是：“血液写成的**大字**”。

是的，烈士們遺留下來的每字每句都是用自己的鮮血寫出來的，它們不是尋常的“創作”。就因為這樣，所以常言說的“詩如其人”，在這本詩抄里表現得最為明顯，也最為光輝。

革命烈士們都是真正的、偉大的詩人。

革命烈士們的詩，都是雄壯的、響徹雲霄的音樂。

筆者參加這本詩抄的編輯工作，得以重溫 and 初讀全部壯烈的詩篇，內心經常十分激動。我想起那些曾經認識和共同工作過的烈士們的英雄形象，以及那些雖然不曾認識、但是讀了遺詩就在我的腦際巍然矗立起來的烈士們的英雄形象，每每不由得停下筆來，默默地向他們全體和一個個致哀，致敬！

我看見了，在一切反革命、反動派的極端殘暴、極端凶惡，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施行極端野蠻的鎮壓、逮捕、監禁、刑罰、屠殺以及極端卑鄙的陰謀、收買、誘惑、挑撥之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毛主席：《論聯合政府》）

我想起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真不是輕易得來的呵！我們今天的自由幸福生活，是無數烈士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正如1957年4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所說：“中國革命勝利以前，中國共產黨員和許多革命者，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他們離鄉背井，東奔西走，不計名利，不圖享受，唯一想到的

是國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禍福。他們為了革命事業的勝利，英勇犧牲，艱苦奮鬥，前面的人倒下去，後面的人跟上來，革命失敗了，馬上重整旗鼓，繼續奮鬥。”

他們，無數的革命烈士，有的留下了姓名或著作，更多的是連姓名都沒留下來。但是我們知道，沒有土壤，泰山不能成其大；沒有細流，河海不能就其深。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的革命過程，是漫長而曲折，艱苦而殘酷的過程。沒有千千萬萬先烈的英勇犧牲，革命就不能勝利，約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就不能站起來。

我又想起了毛澤東同志 1945 年 6 月 17 日在延安“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所說的：一切反動派的企圖是想用屠殺的辦法消滅革命，他們以為殺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會越小。但是和這種反動的主觀願望相反，事實是反動派殺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動派就越要滅亡。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法則。

於是我聽見，幾乎所有的共產黨員在就義前都慷慨高唱的《國際歌》聲，都昂然高呼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人民解放萬歲！”的口號聲。他們是怎樣堅決地相信：自己的血是會白流的，革命事業一定勝利，人民一定能夠解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一定要實現。

李大釗同志生前在一篇文章里就曾堅定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瞿秋白同志在赴難時的訣詞中又說過：“為中國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榮。”

当我每次背诵夏明翰同志就义时的四句絕笔詩——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都  
不禁低下头来向他深深地致敬，然后又立起身子愿作他所  
說的“后来人”。

我似乎永远听见楊超同志就义时高声朗誦的英雄壯  
語：“滿天风雪滿天愁，革命何須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我也似乎經常看見吉鴻昌同志在刑場地  
上用树枝写他的壯士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  
破尙如此，我何惜此头！”……

方志敏同志在獄中写的《詩一首》具有雷霆万鈞的力  
量：“敌人只能砍下我們的头顛，决不能动摇我們的信仰！”  
刘紹南同志在刑場上高唱的《壯烈歌》将永远响彻云霄，  
“……烈，豪杰！劍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要砍就砍，要  
我說党，我决不說。杀死我一人，革命杀不絕。”李少石同  
志的遺詩将永远激励后代：“不作寻常床蓐死，英雄含笑上  
刑場。”“生当忧患原应尔，死得成仁未足悲。”“莫訝头顛輕  
一擲，解悬拯溺是吾徒。”呂惠生同志在獄中写的《留取丹心  
照汗青》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崇高的抱負：“忍看山河碎？  
愿将赤血流！……八載坚心志，忠貞为国酬。且欣天破晓，  
竟死我何求！”陈然同志在獄中痛斥敌人时写的《自白書》  
又表现了共产党人何等坚貞的气节，“……对着死亡我放声  
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  
員的自白，高唱凱歌埋葬蔣家王朝。”

在这样英勇坚毅的共产党员的面前，敌人的一切残酷

暴行只能加速自己的灭亡，而对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一絲一毫也摧折不了！

叶挺同志在重庆獄中写过一首《囚歌》，詩的最后一句是：“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郭沫若同志說：“他的詩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詩就是他自己。”——这两句話，可以作为每个革命烈士和他們所写的每一首詩的写照。

## 二

我們的烈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非党的革命志士，每一位都抱着“已擴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譚代英同志詩）、“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周文雍同志詩）的勇气和决心；都具备着“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軒昂”（刘伯坚同志詩）、“心志既坚实，苦汁甘如飴”（萧次瞻同志詩）的风格和品質；都表现了“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陈然同志詩）的宁死不屈的磅礴气概。革命烈士們这种对党、对无产阶级、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真“象金子一般的亮，象金子一般的坚”（蔡梦慰同志詩），給我們全党党员、全体革命人民树立了万代楷模，已經作到了古人所說的“立德”，——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

他們，我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非党的布尔什維克，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崗位、各条战线上，同各色各样的敌人进

行过英勇不懈的剧烈的斗争；唤醒了，组织了人民群众走向革命，把革命事业、历史车轮推向前进；他们具有“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的崇高抱负，终于使“工农齐解放”的事业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他们又做到了古人说的“立功”，——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他们都作到了保尔·柯察金所说的——在死去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悔恨，因为烈士们的一生，已经贡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了。

此外，无数烈士还做到了古人所说的“立言”，——这就是他们还留下了许多精辟感人的著作。例如李大钊同志的《守常文集》，蔡和森同志的通信和政治论文，瞿秋白同志的《瞿秋白文集》，彭湃同志的《农民运动日记》，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赵世炎同志在《政治生活》、《向导》等党刊上所发表的许多文章，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著作，以及恽代英同志和萧楚女、林育南、李求实诸同志为青年写的许多热情的文章，柔石、胡也频、冯铿等同志的作品，殷夫同志的诗文等等。这些遗作，在全国解放以后都已陆续出版或将要继续出版。它们对于我们青年一代——不仅青年一代——都有极其巨大的政治教育意义。这些革命烈士的遗著，是我国文化宝库的珍品，希望我们的出版界能广为收集出版，以供广大青年们阅读。

我们现在辑录在这本“诗抄”里的烈士遗作，只是目前初步收集到的一部分革命先烈的诗歌创作（而且如李大钊、瞿秋白、殷夫、续范亭、陈辉诸同志的作品，也仅只选

了他們全部詩作中一小部分)。今后我們还将繼續收集出版。

古人說：“詩言志”。現代人常說：詩是真實感情的流露。的確，通過革命烈士的詩作，我們可以深切感到革命先烈的偉大襟懷；這些詩，都是革命者的偉大心聲。同時，詩歌又是最易傳誦、最能動人心弦的，因此，許多烈士的詩作，雖然只有短短的幾行，但讀起來有時卻比千行長詩更有力量，更能使人感動和受到鼓舞。

烈士們是知道自已的歷史使命的。因此，他們也都深刻理解自己寫詩作歌的使命。

李大釗同志寫《在太平洋舟中作》、《送幼蘅詩》，鄧中夏同志寫《新詩人的棒喝》，彭湃同志寫《勞動節歌》，楊靖宇同志寫《抗日聯軍第一路軍歌》，李兆麟同志寫《露營之歌》，涂正坤同志創作民謠，譚壽林同志寫《土地革命山歌》……都是他們直接用自己的筆，創作了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宣傳鼓動的詩歌。

從小就寫詩，後來成為革命詩人的殷夫同志，不愧為“歷史的長子”，“海燕”，“時代的尖刺”（《血字》）。他的大部分詩歌都是配合當前任務的。他是我們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詩人。他有幾句詩，很鮮明地表達了自己對詩歌創作的態度：

✓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一切——都是鋼鐵，  
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紀律！

——《我們是青年的布爾塞維克》

這幾句詩，真可以作為青年讀者們的座右銘。詩人把鋼鐵的語言和鋼鐵的頭腦、鋼鐵的紀律並舉，可見烈士對於寫作是怎樣的嚴肅而認真。

另一位青年詩人陳輝烈士也在他的《獻詩》裏寫道：

人民就是上帝！  
而我的歌呀，  
它將是  
伊甸園門前守衛者的槍枝！

由此可見，烈士對於詩歌創作的意義看得怎樣莊嚴而隆重。

這樣的詩是戰鬥的詩。這樣的詩人是戰鬥的詩人。他們首先是革命者——干革命工作，然後才是寫詩。寫詩是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們首先是共產黨員和革命家，然後才是詩人。寫詩正表達了作為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的他們的崇高理想。